

冬日海韵

□ 赵春莉

林徽因曾说:“冬有冬的来意,寒冷像花,花有花香。冬有回忆一把,一条枯枝影,青烟色的瘦细,寒里日光淡了,渐斜……”

冬在我的眼中,是美好的,似画一样美好。因为冬有暖阳、冬有雪花,还会为我们带来冬日冻海的奇观,让我如何能不爱呢?

休息日的午后,我沿着街道向海边缓缓而行。街道明显较夏季安静了不少,正是我所偏爱的冬的样子,清冷中透着安宁的气息,可以让人放空思绪,进入缓慢的生活状态。

我走到海边时,沙滩上早已聚满了人,拿着小桶、铲子,忙碌着。这时我才发现,原来是落潮了,暗暗有些后悔,只想着欣赏风景,而忘记了冬日赶海的乐趣。远远地望向海水,只见水光浮动着一份持久的美,平淡的时光也晕染上了华丽的色彩。

潮水退得越发明显了,平日里隐在大海中的礁石,纷纷露出头来。落潮后那层浅浅的沙滩上异常清澈平静,海浪在沙滩上留下了一

圈较大的波纹,如水的韵动。海浪漾起了一层层轻柔的细浪,像是海面正开出了一朵朵明媚的花朵。心情随着韵动的海水变得明朗了起来。

眼前赶海的人已经越聚越多,我越发恼了自己,怎么这么轻易就错过了这段拾海之欢。在海边长大的人都知道,落潮时赶海,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乐趣所在,因为可以尽享时刻爆棚的乐趣。目之所及,远不如身之所往。看着眼前欢声笑语的人们,我不由得想起小时候,大人们出海,我和小伙伴们拎着小桶,收获大海母亲的馈赠。想起往事,我的唇角泛出甜甜的笑意,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啊!

我不再纠结于赶海,只一心沉醉在冬日的风景中。大海有着独特的美,一年四季的风景都有着不同的风韵。冬日的海有着萧瑟冷清的气质,暖阳透过云层,尽情地挥洒在海面上。眼中的一切都变得柔和闪亮,一片会发光的海,让我的内心泛起了阵阵涟漪。

云飘得远远的,透着清晰的白,与湛蓝的天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海鸥正自由飞翔着,一只一只起起落落,时而在空中盘旋,时而在沙滩上散步,为这片海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在我眼中,海浪、海鸥、欢声笑语的人们汇成了一副天然的风景画,为大海增添了几许冬季的妩媚和妖娆。此时此刻,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碧海为琴浪作弦,水仙吹笛老龙眠。滩头自有知音客,谱出风云交响篇”的诗词来。

我慢慢走在环海公路上,不远处沙滩上,飘着一面某某冬泳队的旗帜,我忍不住走上前。几乎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叔叔阿姨70多岁的年纪。在我的询问之下才知道,他们已经坚持冬泳30余年,身体倍儿棒。他们在沙滩上做完热身,然后向海面游去。他们矫健的身姿似自由游行在海上的鱼儿,让我有些自愧不如。海滩上有好多人正在慢步,公路上有好多人正在骑行。我莞尔一笑,原来大家在冬日里,也没有倦怠的心思,纷纷加入强身健体的队伍中了。

今年的雪来得较往年晚了许多。之前,一进入11月份,就会下

薄薄的一层雪,轻轻地覆盖沙滩。我在心底,有些怀念起雪来。没有雪的冬,算不得冬。在我眼中,冬雪和大海是完美的组合,可以成就我一直幻想着的美丽白色城堡。尤记得去年的冬,雪飘然而至,寂静的冬海开始了浪漫的巡游,海边出现了绵延海冰奇景,白色的观海栈道,白色的沙滩,蔚蓝色的海面,就像是走入了一片奇幻的仙境,让人生出眷恋的情愫。

冬天的寒冷,与冬日暖阳形成了鲜明对比,所以就会更珍惜寒风瑟瑟中的温暖阳光。冬日的阳光不似夏日那么灼热,阳光柔柔地照在面颊上,仿佛儿时妈妈柔软的手轻抚过我的脸。远处的风吹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就像大地正在合奏着一曲冬日恋歌。

我就这样静静地伫立在海滩,想起朋友说的,大海有定住我的魔力。我想怎么能没有呢?每次心生烦躁时,只要面对大海,所有的浮躁就会烟消云散,心情同轻盈的海浪一起,自由而舒畅。

(作者单位:秦皇岛市公安局北戴河分局)

母亲烙的火烧

□ 王青山

小时候,老家物资贫乏,每当放学或者在外面疯玩半天后回到家里,看着房顶上萦绕着的缕缕炊烟,闻到飘出院的火烧香味,肚子咕咕叫得更响了。不管是白菜馅、还是韭菜馅,或者是茴香馅的,拿起母亲切好的火烧,就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起来。大快朵颐之后,总觉得这才是世间最可口的饭食。

母亲烙的火烧充实了我的成长岁月,赋予了我用之不竭的力量。

一次回家,母亲说给我烙从小就爱吃的香葱鸡蛋馅的火烧吃,我听后喜出望外。香葱是母亲自己种的,天然、绿色。很快,一青二白的香葱经过母亲加工就细碎、均匀地堆满了菜盆。馅调好了,葱香融汇着佐料的香味很快充盈着小屋。烙火烧的面不能太硬,太硬的话,火烧熟了就容易开裂、露馅。一会儿工夫,母亲就准备好了光滑柔腻、整装待命的柔软面团。

开始做火烧了,面团被母亲均匀地分成几个剂子,就像那份母爱毫无保留地平均分给了几个子女。母亲将揉匀的面剂子放在面板上,用擀面杖一张一弛地擀成圆形,就像塑造自己的子女一样精心。紧接着,她将葱馅和搅拌的鸡蛋液匀实地铺在面皮上,母亲再次擀一个面皮,面皮的大小就像精心计算过一样,刚好严丝合缝地覆盖在前面的面皮上,将馅料严严实实地呵护在里面。

我不禁遐想,底层的面皮如果是地的话,上面的面皮就是天,母亲对子女多年的无言之爱都包容在其中。面皮的圆边被按压成有规律的褶皱,犹如一圈月晕。

烙火烧必须得用麦秸、玉米包之类的来烧软火,烙的时候要经常翻转。用母亲的话说,烙火烧要讲究三翻九转,这样烙出来的火烧受热均匀,不但里面熟得透,外表也是脆而不焦,越吃越香。

灶内的火点燃了,像傍晚的霞光一样柔和。在淡淡的光火映衬下,母亲满脸的褶皱被描画得愈加深刻,后背显得有些弯曲,行动也略带迟缓。可在翻转火烧的时候,母亲却迅速地揪着火烧的一角,在锅里给火烧来了个180度的华丽而又完美的后空翻。三翻九转,转眼之间,火烧的表面如同镶嵌上了片片金黄色的形状各异的秋叶一般美妙婀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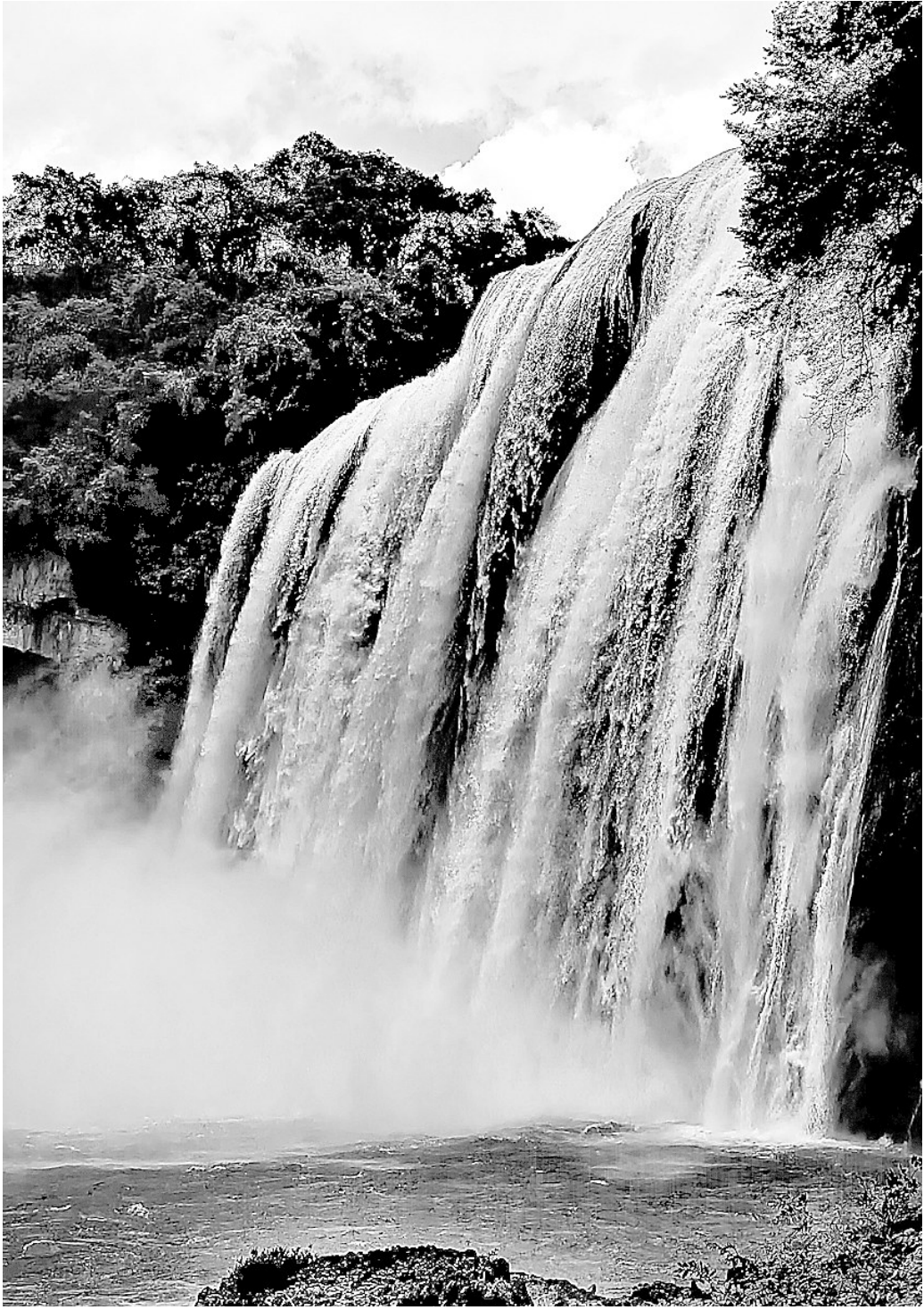
吃上一口刚出锅的火烧,外焦里嫩,表皮酥脆,内心流香,回味悠长。母亲不经意间已悄然将对子女的爱渗透进了每个细节,不停地揉搓、翻转,这似乎正是母爱的伟大之处。

岁月荏苒,流光易逝,每次在品尝这软香火烧的时刻,总感觉这是世间最无价的美味,最高贵的奢侈。母爱没有过去时,只是从过去向着未来无限延伸。母爱那份无以言表的关爱正是我取之不尽的动力源泉,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前进的脚步。

(作者单位:吴桥县公安局)

水底升“烟”

戴燕山 摄
(作者单位:青龙满族自治县公安局)



乐享上山采药之趣

□ 李忠勇

退休之后,有了闲暇时间,我这个从小生长在农村、在外工作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农家子弟,为了能解乡愁,不时回老家小住。

我的老家地处太行山区,山高沟深,林木茂密,春夏时节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秋季则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美丽的原生态自然风景,令人心旷神怡,仿佛进入了世外桃源。

这里物产丰富,野生中草药材数不胜数,其中连翘和酸枣是医药机构的抢手货。连翘浑身是宝,叶能制茶,果可入药,俗称“百草之王”。酸枣呈圆形或椭圆形,果皮红色或紫红色,野外常见。

当年在老家时,我曾爬山刨过药材,但连翘和酸枣却没有采摘过。2024年夏天,连翘成熟时,我忍不住也想上山体验一下采摘的乐趣。

可是,我年已古稀,还能上了坡吗?不仅妻子怀疑,就连自己也没有把握。

由于多年没上山,什么地方有连翘,怎么采摘又快又多,心里无数。头一天,我步行好几里山道,来到一个山洼,小心翼翼地拨开丛丛荆棘,发现这里的连翘已被人采摘,如果再转移地点,需费很大周折。因此,只好就地寻找人们摘后剩余的连翘,并体验总结连翘的生长环境和采摘方法。

经实地观察和实践,发现连翘大多生长在荒芜的山洼和阴坡。采摘时,身上带一个挂兜,遇到稠的一手拉枝,一手顺着枝条捋下来,遇到稀的只好用手一个一个采摘,放入兜内。当日,我虽然采摘的连翘不多,但心里还是挺高兴,一来证明我还能上坡,二来进行了采摘实践,更激发了乐趣。

翌日一大早,我又带着干粮和水杯来到一座山的阴坡。欣喜这里无人来过,漫山遍野的连翘树枝郁郁葱葱,一颗颗连翘青果挂满枝头。我一边采摘连翘,感受劳动的乐趣,一边

享受清新的空气和美丽的风景,并且还拍了照片和视频。到下午回家时,竟然收获了二十多斤连翘,成就感油然而生。

此后,我不时上山采摘,然而,采摘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有的山坡陡峭无路,难以通行,且天气变化无常,一会儿晴天,一会儿就可能乌云密布,风雨说来就来。每次出发前需要看天气预报,上坡时注意观察,脚踩实地,一步一步慢慢攀升。尽管如此谨慎,有时也会遇到突发的风险挑战。

有一天,我正在采摘,忽然天气突变,“轰隆隆”雷声一响,就下起雨来。来不及躲避,雨水把我浇了个透。还有一次,我看到一树枝上连翘稠密,便钩过来采摘,没想到上面住着一窝马蜂。群蜂突然飞起来,我还未反应过来,头部就被蜇了五六处,脸也没逃过,疼痛了好一阵子。

入秋,我随乡亲们转入采摘酸枣的行列。酸枣树生长在阳坡,不管是在贫瘠的山坡上还是堰边上、悬崖

上,随处可见。

采摘酸枣比采摘连翘更艰苦,在阳坡采摘酸枣,从太阳升起到落下,一天都要经受暴晒。同时,酸枣树浑身都有锋利的针刺,且长在陡峭地方,不宜将酸枣打在地上捡,只能采用原始的笨法,一颗一颗地用手采摘。酸枣树杈针坚硬扎手,常常扎得手指、手背、胳膊、腿上都是刺,疼痛难忍,甚至流出血来。

尽管如此,我还是挡不住野生酸枣的诱惑,往往今天攀爬这座山头,明天深入那个沟洼,看见酸枣树林,就用镰刀拨开旁边的杂物,一只手拽住酸枣枝,一只手耐心地把一串串、一个个鲜红的、红黄色的、绿色透白的酸枣摘入包中,每天都满载而归。乡亲们见了,我都夸赞说:“没想到你在外这么多年,还能吃了这样的苦,还和咱农民一个样!”

采摘野生连翘和酸枣,亲近自然,体验劳动,放松身心,锻炼了身体,增强了体质,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生活中的缓冲区

□ 李文铭

在生活的快节奏里,我们总是行色匆匆,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推着不断向前。然而,生活中总会有那么一些时刻、一些地方,如同缓冲区一般,让我们得以稍作停歇,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而对我来说,那个缓冲区便是老家的那片小院子。

我是在老家的院子里长大的。那是一个不大却充满生机的院子,四周用矮矮的土墙围着,墙上爬满了绿色的藤蔓,到了夏天,还会开出星星点点的小花。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它的枝干粗壮而有力,像一把巨大的绿伞,撑起了院子里的一片天空。树下,是一张已经有些斑驳的石桌和几个石凳,那是爷爷亲手打造的,平日里,一家人就围坐在这儿吃饭、聊天。

那时候,每天最期待的就是放学回家,扔下书包,便迫不及待地跑到院子里。我会先去看看墙角的那几株月季花,有没有新的花苞冒出来。然后,再跑到老槐树下,搬来一个小凳子,坐在那儿看爷爷摆弄他的那些花花草草。爷爷是个极爱侍弄花草的人,院子里的每一株植物,都倾注了他的心血。他会一边给花儿浇水,一边给我讲着各种花草的习性,什么月季要多晒太阳才能开得鲜艳,吊兰不能浇太多水之类的。而我,就似懂非懂地点着头,眼睛却盯着那些在阳光下闪烁着晶莹水珠的花瓣,觉得它们美极了。

在这个院子里,时间仿佛变得很慢很慢。夏日的夜晚,一家人围坐在石桌旁,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大人们谈论着田里的庄稼,哪家又添了新丁,而我和小伙伴们则在一旁叽叽喳喳地说着学校里的趣事。微风吹过,带来一丝凉爽,也吹得老槐树上的叶子沙沙作响,那声音,仿佛是大自然奏响的一曲美妙乐章。

后来,我渐渐长大,为了读书,离开了老家,来到了城里。城市里的生活是那样忙碌,每天穿梭在高楼大厦之间,耳边是车水马龙的嘈杂声,眼前是密密麻麻的人群和闪烁的霓虹灯。我仿佛置身于一个永不停歇的巨大机器之中,只能随着它的节奏不停地转动。学习的压力、生活的琐事,让我渐渐忘记了老家院子里的那份宁静与惬意。

直到有一年暑假,我又回到了老家。当我推开那扇熟悉的院门时,一股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院子里的一切还是那样亲切,老槐树依然挺拔地站在那儿,只是似乎又粗壮了一些。墙角的月季花依旧开得灿烂,那些藤蔓也还是顺着土墙攀爬着,仿佛时间在这里停滞了一般。

我缓缓地走进院子,放下行李,在老槐树下的石凳上坐了下来。那一刻,我突然感觉自己回到了一个宁静的港湾,所有在城市里积攒的疲惫和焦虑,一下子都烟消云散了。我静静地坐在那儿,听着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看着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的斑驳光影,心里涌起了一股莫名的感动。

在老家的那段日子,我每天早起床,跟着爷爷去田里看庄稼的长势。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看着两边绿油油的稻田,我感受到了一种与大自然亲近的喜悦。回到院子里,我会帮着奶奶择菜、做饭。晚上,我会搬来一张竹床,放在院子里,躺在上面,仰望星空。无数的星星闪烁着,仿佛在诉说着宇宙的奥秘。我会一边看着星星,一边回忆着小时候在这个院子里度过的点点滴滴。那些美好的回忆,如同夜空中的星星一样,熠熠生辉。

老家的院子,就像是我生命中的一个缓冲区,给了我一个可以停歇的地方,让我能够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在这里,我明白了生活不仅仅是忙碌和追逐,还有那些简单而美好的瞬间,那些与家人、与大自然相处的温馨时刻。

从那以后,无论生活有多忙,我每年都会抽出时间回到老家,回到那个小小的院子里。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有我生命中最珍贵的缓冲区,它能让我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始终保持着一份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向往。

(作者单位:青县公安局)

记忆中的味道

□ 孟令伟

又到了大白菜丰收时节,人们在菜园里欢声笑语,将大白菜收回家储存。那些无心的白菜,被丢弃在菜园里。

看着这些无心的白菜,一道干白菜拌芝麻盐的菜香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那是我挥之不去的乡愁。

小时候,每到大白菜收获季节,勤俭的母亲会挑选出没有菜心的白菜,用绳子绑起来挂在屋后。这些白菜冻了化、化了冻,来年春天,就成了吊干白菜。

俗话说:好过的年难过的春。春节一过,这些吊干白菜就派上了用场。母亲小心翼翼地从屋檐下取几根吊干白菜,剪成碎片在净水里泡上一天,洗干净后放在锅里煮上个把小时,从锅里捞出来挤干。母亲抓上一小把芝麻,放在勺子里,在文火上将其芝麻炒黄,用擀面杖将芝麻碾碎,加上食盐,这就是所谓的芝麻盐。把这些芝麻盐放进煮熟挤干的白菜里,拌匀后端上餐桌,这就是我们家的主菜。一家人围着一盆干白菜拌芝麻盐,吃得津津有味。

一晃四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物质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走进超市,不论是什么季节,新鲜的茄子、辣椒、西红柿等琳琅满目,想吃有什么有什么。干白菜拌芝麻盐,承载了童年的快乐和美好,那味道,是我对故乡的思念,是我生命中珍贵的宝藏。

(作者单位:盐山县公安交警大队)